

閱江樓清談系列（一）

寧作我

唐翼明 著

中國青年出版社

在滿校園高大的法國梧桐樹下，
你的生命開始了一個新的裏程。
你終於放棄了幼稚的皇帝夢，諾
貝爾夢，你也逃離了監獄和勞改
的陰影，踏上了一個人文學者的

寧作我

唐翼明 著

中國青年出版社

在滿校園高大的法國梧桐樹下，
你的生命開始了一個新的裏程。
你終於放棄了幼稚的皇帝夢、諾
貝爾夢，你也逃離了監獄和勞改
的陰影，踏上了一個人文學者的

(京)新登字08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宁作我. 1/唐冀明著.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0.2

(阅江楼清谈系列)

ISBN 978-7-5006-9197-6

I. ①宁… II. ①唐… III. ①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22900 号

责任编辑 曾玉立

装帧设计 瞿中华

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东四十二条21号(邮编100708)

网 址 www.cyp.com.cn

门市部 010-84039659

编辑部 010-64010309

印 刷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规 格 1/16

印 张 18

字 数 300千字

版 次 2010年3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0年3月河北第1次印刷

定 价 29.80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10)84047104

我可以说是一个东西南北之人。祖籍是湖南衡阳，出生在耒阳，十五岁初中毕业就到了武汉，一住就是二十四年。一九八一年春去美国，前后待了十年。一九九零年九月底去台湾，到二零零八年退休，一共十八年。退休以后定居武汉，迩来又一年有半矣。

如果有人问到我的家乡，我会回答说：武汉。不仅因为我在武汉待的时间最长，也因为想来想去我还是最喜欢武汉。我对武汉最熟悉，也觉得武汉最亲切，我青年时代的朋友和学生也大半都是武汉人。虽然武汉刁蛮粗野的码头文化我不敢苟同，然而这刁蛮粗野的背后也自有一种机智侠义的底色，是我所欣赏的。

在地理上，武汉最特别的是她处于中心中国的中心。“中心中国”是我自创的一个名词，指两三千年以来中国人口最密集、经济文化最发达、中央政权控制最稳固的一块地区，基本上也就是古人说的“三江”（黄河、长江、淮河）流域。从武汉坐飞机北到北京，南至广州，

东达上海，西抵重庆，基本上都在两个小时左右。以武汉为中心，航程两三个小时的这一块地区，也就是我上面所说的“中心中国”。

气势磅礴的长江从唐古拉山山麓过关斩将奔腾而下，到了武汉，又大度地接纳从古中原地带流下的汉水，形成一片浩瀚汪洋的水域。两江之间，夹着三块富饶的土地，于是有了汉口、武昌、汉阳三镇，共同组成中国唯一、天下无双的雄伟的“大武汉”。位于世界第三大河的长江的中游，地处江汉两江交汇之处，四周湖泊星罗密布，这无疑是武汉最优越也最诱人的地方。

长江流经武汉的部分，常人都以为是自西徂东，其实真正住在武汉的人就知道这一段江水实际上是自西南流向东北，长江在这里转了一个大弯。正如李白形容安徽当涂的长江是“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直北迴”，武汉也一样。所以武昌并非在汉口的南边，而是在汉口的东边。如果清晨你从汉口渡江去武昌，这旭日正好迎面而起，照在波澜壮阔的江面上，波光粼粼，令人没法不感动。我在二十二岁的时候，有一次清早渡江，正好看到壮丽的日出，写下一首《长江日出》的诗：

万里蓝天一点红，旭阳起自大江东。

金波浩浩千帆过，无限光芒满穹隆。

那时候我还年轻，虽然已经尝到了两次高考落榜的苦果，但对未来仍然充满了无限的希望，英锐勃发之气，洋溢乎诗中。十年之后，我尝到了更多的苦果，“文化大革命”将我打进牛鬼蛇神之列，两进牛棚，被囚三载，又是长江激发了我绝不低头、绝不向命运屈服的勇气，一九七五年我写了一首《长江远眺》的诗：



从阳台上俯看长江和江滩公园。（二〇〇九年五月摄于武汉）

苍茫天地阔,开辟一江流。

百折气未减,丘山空阻留。

“百折气未减”,这是长江给我的启示,也是我自己给自己写的座右铭。

我爱武汉,因为在武汉,我可以常常有长江做伴。所以退休以后,我不仅选择在武汉定居,而且特别在汉口长江边上买了一套公寓。这公寓在十六楼上,正好面对长江,过了马路就是江滩公园,所以再不会有任何建筑在我的公寓面前矗起。我可以在公寓里常常俯瞰着浩浩荡荡的江面,我因此将它命名为“阅江楼”。

我的公寓有一个大阳台,这阳台有将近四十个平方米,是我最喜欢的地方。清晨,可以目睹旭日东升,金波浩荡,舟楫往来,朝气蓬勃。入夜,对岸是万家灯火,圆月初上,令人想起苏东坡的《赤壁赋》。想起“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想起“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真有一种“浩浩乎如冯虚御风”之感。白天坐在阳台上,入目也尽是美景。如果是春天,你看着江上舟桥如画,岸边垂柳成行,江滩公园繁花似锦,燕飞莺鸣,你会知道“春和景明”到底是什么模样。如果是深秋,你看到长空一碧,突然有成百只的大雁排成人字,越江而去,你会想起王勃“雁阵惊寒”之语。即使没有雁阵,只有几只水鸟,你也会想起“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名句。

我爱武汉,我爱长江。长江曾经激起我青春时代对美好未来的展望,磨砺我中年时节百折不回的斗志。现在到了晚年,我居然拥有一段长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她时时警醒我加倍珍惜不多的余年,鼓勇前行,继续赶我的路。是的,我知道,远方还有更神奇更壮阔的大海。

目 录

我拥有一段长江（代序） / 001

● 上 辑

笋、竹、人 / 001

算 命 / 005

上学的路 / 011

在老家的最后一个除夕 / 016

抓鱼摸虾的乐趣 / 019

乡下孩子的点心 / 024

鞋子与潜意识 / 029

妹妹的死 / 034

伯 父 / 039

虱 子 / 052

谷满爹 / 055

初中回忆 / 059

诺贝尔梦 / 076

何校长 / 081

收泼油的老妇人 / 086

一夕成名 / 089

荒谬的刹那 / 095

当学生的脚踏在老师背上的时刻 / 099

一个耳光 / 104

党司令 / 108

乌龟孙 / 112

人生的滩头 / 116

茶壶是方的还是圆的 / 119

全力以赴过滩头 / 123

走进武大 / 129

关于外语 / 133

买衣启示录 / 138

到美国去 / 143

空前绝后的硕论答辩 / 149

走进哥大 / 153

关于忧郁症 / 158

再谈忧郁症 / 162

三谈忧郁症 / 168

美的记忆 / 174

水饺生涯 / 179

一个进不了天国的基督徒 / 182

没有我不肯乘的飞机 / 188

● 下 辑

人生的马车有两根缰绳 / 191

人是一只蜘蛛 / 194

生命的品质比生命的长度重要 / 197

人生不可规划 / 200

人生不可不立志 / 203

论朋友 / 206

好德与好色 / 210

谈送礼 / 213

论“淡泊名利” / 216

论人之相处是处意见不是处身体 / 219

如何维持激情过后的婚姻 / 223

出名未必要趁早 / 227

如何卖自己 / 230

借不望还，施不望报 / 233

人不可自满，但可以骄傲 / 236

我的人生八字经 / 239

宁作我 / 242

卸下面具作自己 / 245

岂为小伤沮豪兴——说病 / 248

博与专 / 254

在日本洗澡 / 258

每天都可能是你生命中的最后一天 / 263

学书片想 / 266

赠字与卖字 / 272

以点状结构代替线性结构

——关于“阅江楼清谈”答玉立（代跋） / 2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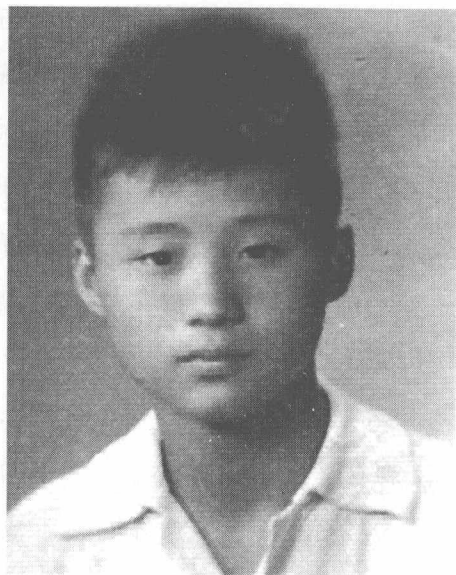
我的老家多山，山上多竹，清明时节去上坟，带一把锄头，顺便就可以挖一篓笋带回来，一点都不费力。长出地面高过五寸的笋，通常是不要的，因为已经不够嫩。但孩子们却喜欢，可以拿来做玩具，用小刀小锯在上面雕很多花样。若要吃，就要选那些刚冒出地面不久的笋，当然最好是完全没有冒出地面的笋。挖这样的笋，要凭经验。笋尖快要冒出地面的时候，地面会出现一些小小的裂缝，挖笋经验丰富的人，凭这些裂缝就可以判断下面有没有笋，多大的笋，大概要挖多深才合适。这样的笋鲜嫩无比，用水煮一煮，撒一点盐，连油都不要放就香甜得很。

以上说的是春笋，但真正珍贵的是冬笋。冬笋则完全长在土里面，还没有开始抽芽，所以不会把地面顶出裂缝来。因而要找到冬笋是一件极难的事，全凭老到的经验，还加上几分运气，才有可能挖到。冬笋之鲜嫩，又过于春笋，是有资格被称为山珍的。吃冬笋的时候，往往是先一层层剥掉笋壳，然后再从正中

一刀切下去,把一个弯弯的笋子破成两半,然后再切丝或切片,就看你的需要了。

我小时候,最喜欢看破成两半的冬笋,那样子很像庙里求神的竹卦,只是竹卦是老的,冬笋是嫩的罢了。令我最好奇的就是那些笋子里面,一层一层密密麻麻排着的笋节,看起来有点像一把梳子。雪白细嫩的笋身,加上这一排一排叠着的、微微带点波浪形的笋节,不需要再加任何的雕琢,就是一件绝妙的艺术品。乡下孩子没有什么玩具,树根瓦片就是他们的玩具。儿时的我,最喜欢的玩具,就是这样切开的冬笋,或到春天用长出地面的笋子雕成的各种小器具。我常常会坐在桌边,摆弄这些笋子,久久地观察它们。让我最爱不释手的还是那如梳子一样的冬笋。我觉得没有一样植物的根(也是芽)能够长得如此之玲珑剔透,细密生动。我常常用手扒开那些笋节一片一片地数,看它到底有多少节,发现每只笋的笋节都不一样,十几节、二十几节、三十几节都有。

上了中学以后,不知道从哪一本书上读到(或者就是《植物学》吧,我读初中时有这一门课),这冬笋的节数也就是它以后长成竹子的节数,如果笋子是三十节,长成竹子以后,就还是三十节,不多也不少。所以由笋的节数就可以算出它长成竹子以后大概有多高。比方说三十节吧,成竹以后,每节一尺,这竹子就是三丈高。如果只有二十五节,那么长大后它就只有两丈五。所以竹子的高矮在它长成笋以后就已经大致确定。我说“大致”,因为这只是粗略的说法,实际情况却没有那么简单。因为每一节能长多高,虽然有一个基本的范围,却不是十分精确的定数。如果营养、阳光、水分都很充足,那每一节就会长到它本应长到的高度。但如果营养、阳光、水分,有一样不够充分,每一节就长不到充分的高度。如果三者都不足,每一节的长度就会更短。所以这竹子的



十六岁，读高一。比起三年多前跟着小贩跑
向新民中学的时候似乎成熟很多了。

（一九五八年摄于武汉）

高度还要取决于它长在什么样的地方,有什么样的土壤,是肥是瘠,合不合适;长在什么样的年成,是旱是涝,缺不缺水;长在什么样的环境,根能不能充分地伸延,枝叶能不能充分地舒展,周围有没有其他的巨物遮蔽阳光。还有许多我们没有细估的其他因素,例如虫害、人害(砍伐、移栽)、山火、雷电……所以一棵成竹的高度从笋子的节数可以大致判断,却不能精确算定。某些极端的情况甚至可以导致巨大的差别。例如我们家乡常见的楠竹,如果长在一片肥沃的土壤中,生在一个风调雨顺的年成,又得到充足的阳光照射,并且没有意外的灾伤,最高可以长到七八丈。但如果你把这样一棵竹苗移栽到一个瓦钵里,放在案头上,就算你精心照顾,大约也只能长成高不满三尺的小侏儒。

作为一个生命,竹子的最大愿望就是充分发挥它的生命潜能,把每一节都长到最粗最长最壮,每一片叶子都长到最圆满最苍翠。这样的竹子就叫做完成了自我、实现了自我。至于一棵竹子究竟有没有机会“完成自我”、“实现自我”,一部分取决于这棵竹子生命力是否强旺,一部分则取决于外在的因素,如我前面所提到的。一棵竹子,凭着它的生命本能,努力向上成长,它大概不会想到,它对森林有什么贡献;但是显然的,一棵实现了自我的竹子,对于森林的贡献无疑比一棵没有充分实现自我,甚至半途夭折,或者长成侏儒的竹子要大。这是不用怀疑的。

人也就是棵竹子。

你向来不喜欢算命，因为你虽然相信命，却不相信宿命。你觉得人的一生（你当然也可以推而广之到家、到国，甚至到世界、人类）有一定的轨迹，这个轨迹是由无数因素形成的，而这些因素大多非主观意志可以预测、可以掌握，面对这无数因素所构成的轨迹，一个个体的人，除了接受以外，别无他法。这就是你所理解的命或命运。这种态度接近庄子所说的“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这也接近佛家所说的“因缘”，即万事万物皆因各种因素际会交织而成，而这些因素不是人所以可以掌控的。这种思想也跟儒家不矛盾，孔子是相信命的，尤其是天命，你认为孔子所说的命或天命也是这种由无数复杂而难以掌控的因素所构成的特定轨迹，因而不是个人的力量所可以改变的。因为复杂深奥，所以孔子不常提到命，所谓“子罕言命”，但是他确定这个命是存在的，所以说自己“五十而知天命”，又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而且他也确定个人的力量无法改变由一定因素所构成的

轨迹,所以说“公伯寮其如命何”。又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但是你不相信有什么宿命,即一个人一生下来就有某种神秘的主宰,把他一生的轨迹已经制定好了。其实原始的儒家和道家也并不认为有什么预定好的宿命,孔子从来没有讲过什么宿命或与宿命意思相近的话(“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这话并不是孔子讲的,而是子夏讲的。而且“死生有命”的“命”,也并不一定要理解成能够活到多少岁是先就定好的,而应该理解为生命的问题不是你可以主观控制的),老子、庄子也没有说过。至于佛家你没有什么研究,不敢妄论,对佛家你只取其“因缘”之说,至于民间所讲的“因缘前定”是你所不取的。

因为相信命,所以你相信人生不可规划,你相信三分人事七分天,你认为如果努了力而失败,不必过分自责,而倘若功成名就,也无须扬扬得意,贪天之功以为己有。而因为你不相信宿命,所以你从不放弃努力,从不懈惰,因为那构成命运轨迹的因素也有你自己努力创造的因素在内,同时,因为你不相信宿命,也就不相信算命,因为没有一个是成的命可以算。那由无数复杂而微妙的因素所构成的生命的轨迹,既然非个人的力量所可以掌控,那也就没有任何高明的人,可以预先把它分析出来。

但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人的理解力是有限的,人对宇宙所了解的部分跟所不了解的部分相比,可说是微乎其微。所以你虽然如此理解命和命运,却不敢说对自己的信念一丝怀疑也没有。你至少亲自碰到过两桩事情,确乎有点神秘,似可反证你前面所说的观点,好像真有所谓“宿命”这种东西。

第一件事是你母亲告诉你的。你母亲青年时代是一位很前卫的女性,是你们家乡第一个受过师范教育的女子,是你们县里第一个无线

电广播员,是你们省里第一个女性国民党省党部委员,而且是最年轻的委员,二十出头便做了小学校长。她说她也从来不迷信,却有一次偶然被几个好友拉着去算命,那算命先生开口便说:“你有两个儿子,肠胃都不好。”那时你跟你弟弟正在拉肚子,这让你母亲吃了一惊,有了好奇心,便听他讲下去。那算命先生居然说:“你大儿子命大,就是把他丢到陋棵子里(你们家乡土话,就是荆棘丛里的意思),也会长成人。小儿子呢,恐怕得出抚(送人当养子之意)才行。”你妈妈说她当时听了又好气又好笑,我的儿子怎么会丢到陋棵子里?我的儿子又怎么可能送人当养子?!的确,那时你父亲是“蒋总统”的机要秘书,不算候门,也算清贵之家。这种事情,似乎很难想象。然而稀奇的是,一年后,这位算命先生的话就不幸而言中。你居然被丢到乡下去放牛,砍柴,挨打,挨骂,挨冻,挨饿,只差一点没当了乞丐。不过你也真活过来了,后来又经过许多磨难,也一直没被打倒,像个打不死的程咬金。而你的弟弟也终于不得不送给人去抚养,改名换姓。幸而如此,他活下来了,还活得不错。而你那个没有送人的妹妹,却因一场小小的痢疾便送了命。你母亲说,她至今想不通,那算命先生为何如此神奇?

第二件事情发生在你自己身上。那是一九六〇年的初冬,一个寒风萧瑟的晚上,几个朋友在街上闲逛,碰到一个摆地摊的算命先生,大家起哄拉着去算命。轮到你的时候,那算命先生说:“你这个人啊,现在是龙入浅滩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这几句话让你窝心,竟然来了兴趣。那一年高考刚过,你以全省最优秀的中学,又是这个中学里大家公认的好学生,却名落孙山(你后来知道,当年你的成绩是全湖北省第二名),满腹怀才不遇,这个先生刚好说中了你的心事,于是你便听着他继续说下去。其中有几个要点你至今还记得很清楚:第一,说你二十五六如逆水行舟,凡事有损;第二,说你年过四十将改换门庭,大吉大